

# 布朗肖的“间隔诗学”

## Maurice Blanchot's Poetics of Separation

汪海

WANG Hai

### 作者简介

汪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WANG Hai,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phantomwh@163.com

## Abstract

Separation is one of the keywords for understanding 20th century French thinker and writer Maurice Blanchot's literary theory. For Blanchot, separation is a relation both close and remote, both connecting and separating, and it is both easily abused and untraversable. In his ontology of literature, he uses the concept of separation to characterize the relation between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 readers, and the world, and between words and things. In his discuss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I" and the Other, such as friendship, he explores Levinas' philosophy of separation in order to illuminate this "relation without rela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notion of separation helps literature retain its autonomy before the world, history, Truth and Subject, and also allows literature to respond to the Ot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leave room for the Other. The paper also argues that Blanchot builds a poetics of separation in a non-humanistic discourse, which is based on literature itself and also has ethic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Keywords:** Maurice Blanchot, separation, the Other, the ontology of Literature, Levinas

这一间距使作品远离一切作者，也不再考虑为它所付出的一切心血，从而成就了作品之所是。……这一作品与自身、与读者、与世界建构、与其他作品之间的间距，恰恰造成了阅读的天真，同时也决定了责任与危险。看起来，保持这样的间距非常困难。有人对虚空深感厌恶和恐惧，于是一定要用价值判断来填充这个间距。

——布朗肖：《文学空间》<sup>①</sup>

他们哪怕用最亲昵的方式和我们说话，也仍然保留了无限的间距，根本的间隔。正是在这基础上，分隔我们的变成了我们的联系。在这里，友谊的谨慎倒不在于保守秘密，而在于间隔，我和朋友（他者）之间的纯粹间隔，它衡量了我们之间存在的一切，它是对存在的中断，这一中断从不允许我支配他，也不允许我把他转化为知识（哪怕是为了赞美他）。但这并没有妨碍任何交流，相反，间隔让我们在差异中、有时是在言说的沉默中彼此联系起来。

——布朗肖：《友谊》<sup>②</sup>

---

\* 本文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世俗时代的解构主义宗教观研究”（项目编号17BZJ010）的资助。[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project “Research on Religious Thinking in Deconstruction in Post-Secular Era”,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China (Project No.: 17BJZ1010).]

<sup>①</sup>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Paris: Gallimard, 1955), 210, 211.

<sup>②</sup> Maurice Blanchot, *L'Amitié* (Paris: Gallimard, 1971), 330.

## 导言：非人本主义的文学本体论

随着德里达和福柯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接受，中国学界乃至一些普通读者开始对他们推崇备至的法国作家、思想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1907-2003）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围绕布朗肖晦涩难懂的文学思想很容易形成一种误解，即他提倡高蹈的无关伦理和政治的“为艺术而艺术”，他是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一次回光返照。布朗肖“清澈而又神秘”的诗性书写<sup>①</sup>，他对文学语言“不及物性”（不指涉任何外部事物）的强调，他对文学的沉默的痴迷，他对极简主义“纯小说”的探索，他对萨特“介入”文学观的拒绝，甚至他常年隐居的生活方式，都在许多读者那里共同强化了这一错误的印象。法国理论家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 1939-2017）说出了不少读者受挫后的感受。他抱怨布朗肖既迷人又拒人千里的文风，指责他的读者除了引用和效仿，根本无法与之对话。他批评布朗肖由于过分强调文学的独立自主而最终走向了虚无主义。<sup>②</sup>

本文认为理解布朗肖文学思想的关键词之一是“间隔”，通过对“间隔”思想的阐释，读者将会发现布朗肖提出的是一种开放的文学本体论。为便于论述和理解，这里略为“粗暴”地将这一本体论概括为，既坚持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和非功用性，又强调文学是“一种可怕的责任”<sup>③</sup>，它内在就具有朝向他者的伦理维度。套用法国当代思想家朗西埃对“文学政治学”的定义<sup>④</sup>，这里所说的文学内在的伦理向度，指的

---

<sup>①</sup> 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58页。[Tzvetan Todorov, *Critique de la critique: un roman d'apprentissage*, trans. WANG Dongliang and WANG Cheny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Press, 2002), 58.]

<sup>②</sup> 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第58-68页。[Tzvetan Todorov, *Critique de la critique: un roman d'apprentissage*, 58-68.]

<sup>③</sup> Maurice Blanchot, *L'Entretien infini* (Paris: Gallimard, 1969), VIII.

<sup>④</sup> Jacques Rancière, “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 *Substance* 33.1 (2004): 10-11.

并不是作者具体的伦理关切或者伦理倾向，而是文学作为文学呈现出的元伦理学追求，即它一直是面向他者、回应他者的。

“间隔”并不是布朗肖明确作为核心概念加以阐发，并置于显赫位置的一个术语，比如已被众多研究者关注的“中性”（le neutre, the neuter）、“外部”（le Dehors, the Outside）或“闲散”（désœuvrement, worklessness）。但它明显是布朗肖非常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这里的中文词语“间隔”对应的是布朗肖作品法语原文中一组意义相近、逻辑相关的词汇“distance, séparation, écart, éloignement”（以及它们的动词形式“séparer, écarter, éloigner”）<sup>①</sup>，频繁出现在他前后期的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中。<sup>②</sup> 本文认为，它们共同编织了一张隐秘的思想之网，将布朗肖许多看似分散的论述关联起来。

本文将分析布朗肖的“间隔”一词在其文学本体论中的确切意涵，同时以此为线索挖掘布朗肖文学本体论与中后期伦理思考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说明布朗肖的前后期思想之间并不存在托多洛夫错误解释的矛盾之处<sup>③</sup>。“间隔”概念实际上使得布朗肖以非人本主义（non-humanism）的话语建构起一个既立足于文学自身，又具有伦理和政治关切的诗学。

托多洛夫对布朗肖的错误指责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布朗肖所采取的思想进路和他有着本质区别。托多洛夫仍然秉承着启蒙运动以来建立的传统人本主义思想立场（humanism），即以人类为中心（anthropocentric）、以单一主体（unitary subject）为起点的思想方法，而布朗肖则在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

<sup>①</sup> 本文在论述时会根据具体语境及一般语言习惯，将这些词翻译为间隔、间距或距离。

<sup>②</sup> 比如前期建构文学本体论的《文学空间》（*L'Espace littéraire*），中后期侧重讨论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无尽的对话》（*L'Entretien infini*）《友谊》（*L'Amitié*）《逾越之步》（*Le pas au-delà*）《未明言的共同体》（*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等，以及叙事作品《等待遗忘》（*L'Attente l'oubli*）等。

<sup>③</sup> 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第66-67页。

1906-1995) 的基础上反思和批判了这一人本主义话语, 并努力在非人本主义的立场上重构文学的本体论。

## “间隔”诗学的思想语境

针对文学艺术的本质, 布朗肖的《文学空间》包含两个潜在的对话者: 萨特和海德格尔。萨特的《什么是文学》可说是传统人本主义文学观的顶峰和绝响。在这部雄辩的理论著作中, 萨特主张文学应该为了正义和自由而介入到改变世界的事业中去, 最终“实现并维持人的自由的统治”, 促成一个“无阶级、无独裁、无稳定性的社会”的到来,<sup>①</sup>一种黑格尔式的历史的终结。海德格尔则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摆脱了传统人本主义的立场, 将艺术的价值和合法性与存在之真理联系起来, 提出艺术不仅是对存在之真理的揭示, 它本身就是这一“真理的生成和发生”。<sup>②</sup>

布朗肖并不简单地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实际上他是在列维纳斯他者伦理学的启发下, 在萨特和海德格尔的框架之外继续追问: 当人们在正义和自由之名下行动时, 有意无意间还做了什么? 人们在以人类为中心, 使一切意义化并强行做出意义与无意义之区别的同时, 排斥了什么? 主体凭借死亡赋予他的否定能力, 在打造世界的过程中失去了什么? 人为了认识, 为了真理, 用理性之光烛照一切的同时, 破坏了什么、遗失了什么? 追求真理的欲望和行为可能潜藏着怎样的暴力? 那些永远不能化为知识的未知, 那些永远在主体可能性之外的不可能, 我们该如何面对和回应? 面对非人的、抽象的大写存在 (Being) ——真理的源头和担保, 如何保证

---

<sup>①</sup> 萨特:《什么是文学?》, 施康强译, 载于《萨特文集·文论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第94-321页。[Jean-Paul Sartre, “Qu’ 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Sartre: On Literary Theory*, trans. SHI Kangqia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94-321.]

<sup>②</sup>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 孙周兴译, 载于《林中路》,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年, 第1-76页。[Martin Heidegger,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in *Holzwege*, trans. SUN Zhoux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4), 1-76.]

每个具体存在者的独异面容，它的不可化约、不可交换和不可牺牲？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布朗肖提出了他的“间隔诗学”。

## 作品与书写者的间隔

在文学的四个基本要素（作者、读者、世界与作品）中，作品（*oeuvre*, *work*）是布朗肖文学本体论的核心因素，对他来说，间隔首先出现在作者和作品之间。

无法在作品附近逗留。他只能写作品，一旦作品写就，他只能在那句粗鲁的禁令不要阅读我中辨认出作品的临近，这句命令将他赶走，间隔他，或者要求他返回到那个“间隔”中，当初他为了与必须写出的东西达成妥协曾进入到这间隔中。<sup>①</sup>

布朗肖所说的作品指的是在每个作者意识中召唤他、指引他进入写作状态的那个理想中的作品，作者在现实世界里写出来的只能称之为书（*livre*, *book*）。布朗肖的作品概念很好地解释了存在于许多作者中的一个普遍感受——让自己最满意或最喜欢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因为，属于作者的永远只是书，而非作品；作者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完成了作品，他能做的只能是一本接一本书的不断写下去。布朗肖有意将《圣经》中耶稣对抹大拉的玛丽亚说的话“不要摸我（*Noli me tangere*）”（约20：17）改写为“不要阅读我”（*Noli me legere*），来强调作品与作者之间间隔的不可逾越性。而悖论的是，布朗肖称，这一不可逾越的禁令恰恰是作者与作品间唯一真实的联系。<sup>②</sup>

由于这一间隔的存在，作者既不可能将作品当作是现实世界里的

<sup>①</sup>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14.

<sup>②</sup> Ibid.

物来制作或者目标来实现，也不可能把它当作自己的所属物去占有和使用。作者只知道自己隶属于作品，他的存在和他作为作者的地位全有赖于作品，而不是相反。间隔使作者每每通过写书作为渠道去追寻作品，最终遭遇的只是作品的缺席：“书写就是对作品之缺席（*désœuvrement*, *worklessness*, *unworking*）的生产……因为它【书写】通过作品只是生产了它本身。”<sup>①</sup> 现实世界里的目的论和功效论，在这里都不再相关。

正是在这里布朗肖与现代性以来的人本主义，尤其浪漫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神学”（本雅明语）<sup>②</sup> 产生了本质的分歧。他批判浪漫派艺术神学的背后实际潜藏的是主体的自我崇拜，是在滥用作品以宣扬主体的“天才”和“创造力”神话，从而占据上帝之死后留下的神圣之位。而且，浪漫派对纯粹的主观内在性的强调，表面上对抗着按照世俗法则进行的外部世界的建构和征服，实际是共谋关系，仍然在以现实世界为价值的参照。<sup>③</sup>

## 作品与读者的间隔

对布朗肖来说，作品的完成需要一个过程：书要变成作品，然后作品获得存在。而作品完成的真正环节不在书写而在阅读，其中的关键又是间隔——读者与作品之间的间隔。

如果读者能够保护这一距离的纯粹，如果这距离是对他和作品之间亲密关系的衡量（因为他意识到作品根本和他无关，结果作品反而离他更近一些），那么这距离将会

<sup>①</sup> Maurice Blanchot, *L'Entretien infini*, 622.

<sup>②</sup>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张旭东译，载于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39页。[Walter Benjamin,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ZHANG Dongxu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Press, 2008), 239.]

<sup>③</sup>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223-226.



完成作品，这距离通过把所有的作者和对于已经作了什么的考量都抛到一边，而让作品存在。<sup>①</sup>

作品完成的标志是它获得最终的自由，不依赖任何人而独立存在，成其所是。作者之所以无法帮助书变成作品，是因为作者缺乏与书的间隔，他太“重”。面对书，他想到他的构思、劳作、焦虑甚至他的整个生命，不仅如此，他还要占有它，给它署上自己的名字，甚至认为对自己具有天然的监护权与解释权。而读者与书之间有天然的间隔，他很“轻”：他明白自己与书无关，也无法给已成形的书添加什么，更不会在意书后面的所有殚精竭虑。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读者，所以对书来说读者是匿名的、透明的存在，然而正是他的匿名抹除了附着在书上的一切姓名——书必须学会不靠任何姓名独立面对任何读者，即独立存在。<sup>②</sup>

就是这样，读者带着因间隔而产生的无知、轻率、无名和无所作为来到书的面前，却带来书变成作品最需要的东西：对隐藏在书中的作品简单说一声“是”，为作品的存在本身表示欢迎。布朗肖再次强调，作品的产生准确地说不是通过生产或者制造，而是让作品成其所是。阅读的优势就在于它从间隔中获得了一种写作所没有的自由：“不是生产存在或者把握存在的自由，而是迎接、同意、说‘是’、只能说‘是’的自由，在‘是’打开的空间里，让作品令人震惊的决定表达出来，即它存在——仅此而已”<sup>③</sup>。

## 作品与世界的间隔

布朗肖当然知道，不论是在写作还是阅读中，都包含着取消这一间隔的危险。因为在作者和读者的背后，世界总是试图把作品纳入到某种价值体系、使用关系和所属关系中。这就涉及到布朗肖所说的作品与世

<sup>①</sup>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210.

<sup>②</sup>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199-202.

<sup>③</sup> *Ibid.*, 202.

界之间的间隔。

首先，我们必须澄清布朗肖所说的“世界”究竟具有怎样的含义。在其著作中，世界这个词与白昼、力量、行动、工作、价值、真理和历史等系列概念紧密相联，它们共同描述的是一个由可能性主导的领域。简言之，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 1902-1968）对他的解读为基础，布朗肖认为，所谓世界就是人通过认识、工作和行动，探索和改造的适合人生存的空间总和。人赋予世界上的一切以意义，并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加诸其上，人想要在理性的照耀下认识一切，把握一切，让一切有用，最终促进历史的发展进步。历史是线性的、有目的的，它是人类行为的最终仲裁者。人想要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是因为他可以行动，他有力量，这力量的根本来源是人是否定性的化身，他不接受任何给定的现实，他可以否定给定的一切。而人的否定力量则来自他终有一死，且他是唯一对此有清晰反思意识的动物。所以，世界实际上是靠死亡来建构和维系的，它是一个死亡作为可能性的世界。<sup>①</sup>

作品与世界的间隔在于，作品在世界之外，在世界还没有形成之前或者世界已经消失之后。作品自古就不属于这个世界，诗歌的语言来自神，作品原本的职责是代神说话。从那时起，作品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分裂性：“它总是隐藏在它所呈现的东西里，它只呈现必须隐藏的东西……隐藏与显现交织进行，彼此吸引，竭力与对方汇合，而终又不可抵达。”在这一分裂中，作品找到了它所需要的“深层的保留”，这保留正是作品独立存在所需要的间隔。<sup>②</sup>

然而，在进入祛魅的现代之后，诸神隐退，世界和历史试图削减甚至清除作品恪守的间距，把它变成可以把握的现实物，招安到“文化”

---

<sup>①</sup> 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亡概念》，载于《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629-686页。[Alexandre Kojève, “L’idée de la Mort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egel,” in *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Hegel*, trans. JIANG Zhihui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629-686.] 另参Maurice Blanchot, “La littérature et le droit à la mort,” in *La Part du feu* (Paris: Gallimard, 1949), 292-331.

<sup>②</sup>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243.

的序列中，根据有用和生产的原则将它打造成真理的守护者或者意义的仓库。<sup>①</sup>然而，相对现实行动，文学作品时常表现出异常明显的低效、无力和捉襟见肘，执拗地暴露出它与世界之间难以弥合的疏离。

世界并不明白，文学作品的无用和非价值并非摒弃一切价值的虚无主义，而是具有一切价值之外的“价值”。<sup>②</sup>因这间隔，作品得以站在世界之外、历史开始之前，即列维纳斯所说的囊括一切并给予一切以意义的“整体”（*totalité, totality*）之外<sup>③</sup>，或者布朗肖所说的“外部”。一方面，作品通过它的保留面对世界，与世界对话，“说出开始一词，从而给予历史一个开始，给它拥有一个起始点的可能性”，重新打开已经被答案关闭的问题。<sup>④</sup>另一方面，作品又走向外部，“所有世界的他者”，“隐藏在黑夜中的黑夜”，即不与白昼形成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另一个黑夜（*l'autre nuit, the other night*）。<sup>⑤</sup>在那里游荡着所有不被任何知识、价值、真理系统、权力网络和可能性所容纳的“幽灵”。作品“沉入到一切都还没有意义的那个点”，作为这些幽灵的同路人见证“被一切把握和目的都遗忘的不安与不幸”。<sup>⑥</sup>

## 从“我”（Je）到“他/它”（Il）

作品与世界之间的间隔，是一种中断，而非简单的距离，即可以被度量和跋涉的距离。所以，写作者对这一间隔的“跨越”，严格说并非是一种跨越，他必须先从世界退出，而后进入文学空间。他将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布朗肖称之为从主体“我”（Je）到匿名

<sup>①</sup>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214.

<sup>②</sup> 这里的“之外”并没有高低的判断，即并非指文学作品具有高于一切价值的“价值”。

<sup>③</sup> 参见Emmanuel Levinas, “Preface,” in *Totality and Infin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79), 21-30.

<sup>④</sup>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239, 259.

<sup>⑤</sup> *Ibid.*, 169-170.

<sup>⑥</sup> *Ibid.*, 260.

者“他/它”（II）的变化：“同意维系书写之本质的书写者失去了说‘我’的权力……书写就是从第一人称过渡到第三人称，最终发生在我身上的发生于无人身上。”<sup>①</sup>这是布朗肖与传统人本主义文学观（尤其浪漫主义作家主体论）之间的另一重大分歧。

布朗肖所说的第三人称“他/它”，既不是日常语境里“我与你”之外的第三人，即另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另一个我”，也不是一种康德式“审美无功利性”的态度，即为了创作而采取的超然立场，<sup>②</sup>而是“我”在丧失了主体地位之后的无面目的匿名状态：

第三人称就是我变成了无人，就是别人变成了他者，  
就是我在我所在之处不再能够对自己说话，而任何对我说话的人也不再能够说“我”，即不再是他自己。<sup>③</sup>

人们或许很容易联想到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一文中提出的观察：“以往，作品负有创造不朽的责任，而它现在则获得了杀人的权力，变成了杀死作者的凶手”<sup>④</sup>，从而将布朗肖的书写观错误地概括为“书写就是自杀”。但实际上布朗肖所说的写作者从“我”到“他/它”的转变，其关键恰是要放弃自杀所体现的主体的决断力量，放弃死亡给予人的否定性。

自杀和建构世界的工作、行动一样，依赖的都是死亡的否定性，即死亡被人把握、作为人的可能性的一面。自杀是主体不愿再接受死亡的未知——它的不确定性和悬而未决，不愿忍受死亡的无法终结——永远在临近却一直尚未到来，决定提前以确定的方式、在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实现死亡，从而彻底占有死亡，把死亡变成属于自己的死亡。但这反

<sup>①</sup>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17, 24.

<sup>②</sup> Maurice Blanchot, *L'Entretien infini*, 558.

<sup>③</sup>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17.

<sup>④</sup>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trans. Doald F. Bouchard & Sherry Simon,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117.

而是对死亡另一面的逃避，逃避了死亡的不可决断性（*indétermination, indeterminacy*）<sup>①</sup>，它根本上的非个人性，即它既不可能被任何人实现，也不属于任何人，即死亡作为不可能性的那一面。这是死亡更“本质”的一面，而它的“本质”恰恰是没有本质，因此死亡根本不可能把握和朝向。<sup>②</sup>

当写作者投身写作，沉浸文学空间，他不仅将失去与世界的联系，与自我的联系，还将承受死亡的不可能，即无尽的垂死（*mourir, dying*），或者说没有了终结和否定性的死亡（*du mourir sans mort, dying without death*）。<sup>③</sup> 布朗肖分析了写作者由“我”转变为“他/它”后的状态、空间性和时间性。此时，“他/它”就像是一个幽灵，既非纯粹的在场，也非纯粹的缺席，准确地说是存在与虚无还未分化之前的状态。但是，这个幽灵没有面目，并不属于或指示任何一个曾经在场的具体个体，不会像《哈姆雷特》（*Hamlet*）里的鬼魂自称：“我是你父亲的鬼魂”（1.5.14），所以不可能形成“我思故我在”（*Cogito*）那样的自我同一和自我指涉关系（*identity*），即“他/它”是一个永远没有被主体化的主体，永远不可能自称“我”。<sup>④</sup> “他/它”和幽灵一样，身处的空间位置既非这里，也非别处，或者说他所在的“这里”同时也是“无处”（*nulle part, nowhere*），因为“他/它”没有在场或缺席的关系来加以确定。<sup>⑤</sup> “他/它”置身的时间因为没有否定，没有决断，也就没有了现在（*present, présent*）。原本过去-现在-未来的连续时间线被从中间打断，未来永远不会变成现实，过去则从未曾是现实、也没有记忆，结果未来总是已经过去，过去总是有待到来。<sup>⑥</sup>

<sup>①</sup>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105.

<sup>②</sup> 也就是说，布朗肖认为死亡有两面，一面是死亡的可能性，它的本质是否定和终结，为人所把握和利用，另一方面则是死亡的不可能性，它失去了否定与终结，绝对未知，不可确定，非个人，而这一没有本质的一面才是死亡“本质”的一面。

<sup>③</sup> Maurice Blanchot, *L'Écriture du désastre* (Paris: Gallimard, 1980), 87.

<sup>④</sup> Maurice Blanchot, *Le pas au-delà* (Paris: Gallimard, 1973), 12.

<sup>⑤</sup> *Ibid.*, 52-53.

<sup>⑥</sup> *Ibid.*, 21.

## 语言与物的间隔

当写作者放弃主体地位变成匿名者“他/它”之后，随之发生“质变”的还有语言：

【文学】书写就是将语言抽离世界，将它与那些使它成为一种力量的东西相分离。正是在这些东西的支配下，当我说话时，实际上是世界在言说，是白昼通过劳作、行动和时间在进行自我建设。……书写就是切断将话语与我自己相联系的纽带，就是打断使我对‘你’说话的关系，这关系在相互理解中给我说话的能力，而这理解是我的言语从你那里得来的。<sup>①</sup>

也就是说，文学书写使语言摆脱了对世界的臣属关系，即语言不再是受主体控制的一种工具，不再与力量相连，不再以认知和理解为目的，不再遵循建构世界的原则——否定性。布朗肖认为，引发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语言与物的间隔在文学书写中发生了反转。

这一间隔简单说就是词语不是它所指称的事物本身，在语言与其指涉的物之间永远存在着距离。每个事物原本都是独异陌生的，并因此甚至令我们惊恐，但在语言中它们被转变成观念（*idée, idea*）和意义（*sens, meaning*），从而供我们认识、理解和使用。语言如工作、行动一样，也是一种否定，它所做的相当于把一只活生生的独异的猫简化为作为概念的猫，即把猫变成非猫，一个没有血肉的、并非真实存在的猫。<sup>②</sup>

---

<sup>①</sup>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16-17.

<sup>②</sup> 参见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33; *La Part du feu*, 314.

在日常生活里，以交流和使用为目的的言说之所以可能，和观看一样，全有赖于这间距的存在。我们把这间隔作为一种决断，一种力量来利用——这是“一种避免【发生真实】接触的力量”，即用它为主体划定人与物的边界，防止彼此的混淆，从而建立起主体的地位和主客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sup>①</sup>

主体要想充分地利用这一间隔，还必须极力掩盖和遗忘间隔的存在，即彻底驯服它。因为日常语言作为一种支配万物的工具，要再现物的在场（*présence, presence*），即要制造一种把物立刻带到我们面前的幻觉，没有任何距离感，让我们以为在直接面对事物本身，并让我们为一种虚假的和谐（物如此顺从人意）感到愉悦、安心。<sup>②</sup>

而在文学书写里，反转发生了。原本被利用和压抑的语言与物的间隔如幽灵般复活，并暴露出它的“真相”：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无底深渊”，“一个无法被估量的距离”，甚至因此无法被呈现为在场，更不可以被利用。<sup>③</sup> 不仅如此，这间隔还反过来抓住书写者，剥夺了他赋予事物确定意义的力量。布朗肖认为，书写者被间隔俘获就仿佛观赏者面对绘画作品时的“着迷”状态（*fascination*），他们的凝视被图像抓住，被所观看的图像中的深渊所吸收，从主动变为被动，最终转变成出离主体状态的“他/它”。此时，语言变成了自身的图像，不再以传达意义为首要目的，词语变成了物的图像，其中呈现的不再是物的（虚假的）在场，而是物在它深不可测、不可跨越、亦不可呈现、不可摧毁的间隔之中，甚至可以说，是对物的缺席的无形呈现，或者说一切都还没有被揭示，还没有被意义化的状态。这是一个不以认知真理为首要目的领域。<sup>④</sup>

<sup>①</sup> Maurice Blanchot, *L'Espace littéraire*, 23.

<sup>②</sup> Ibid., 31, 33.

<sup>③</sup> Ibid., 274, 23-24.

<sup>④</sup> Ibid., 23, 25, 25n1, 274-277.

## 间隔：我与他者之间“无关系的关系”

间隔一词在布朗肖中后期的著作中明显走上了前台，主要出现在对“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探讨。在为纪念好友巴塔耶而作的文章《友谊》中，他把间隔置于友谊的核心位置：

友谊……来自对共同的陌生性的认可，这种共同的陌生性不允许我们谈论自己的朋友，而只允许我们与朋友交谈，不允许我们把朋友当作聊天或者文章的一个主题，而只允许我们把朋友理解为一种协调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哪怕在彼此最亲密的时候，通过对我们说话，他们仍然保留着无限的间距（la distance infinie, the infinite distance）。正是以这一根本的间隔（séparation, separation）为基础，将我们分隔的变成了我们的联系。……从我到作为朋友的他者之间的纯粹间隔（le pur intervalle, the pure interval），它衡量了我们之间存在的一切。<sup>①</sup>

布朗肖在理论著作《无尽的对话》中将“间隔”思想明确归功于一生的挚友列维纳斯，并称他的思想为“一种间隔（séparation）的哲学”。他概括说，列维纳斯提出我与他者之间是一种超验的关系，其实质是“在我与他者之间有一个无限的，某种程度上，不可逾越的距离，”这意味着“他者属于另一边，不和我共处于同一国度，而且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在同一概念或同一整体中并列”，因此“不可能和我这个个体形成一个整体，或者构成任何数量关系。”他接着用整整一章的文

---

<sup>①</sup> Maurice Blanchot, *L'Amitié*, 330.



字对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进行了详尽的阐发，并强调其思想最突出和最强的一点就是从这一间隔出发思考他者。<sup>①</sup>

布朗肖当然不是在简单地复述列维纳斯的思想，他引入后者的时机耐人寻味。这一章的标题是“对不可知的认识”（*Connaissance de l'inconnu, the Knowledge of the Unknown*）。而在上一章节里他刚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语言、思考与暴力有着本质的亲密性，我们又该如何言说和思考被言说的真理之光摧毁的一切？换言之，我们该如何与被晦暗、不可知与不可能建立一种别样的关系，一种“没有关系的关系”（*rapport sans rapport, relation without relation*）<sup>②</sup>，一种非权力的，非理解的，和非揭示性的关系？他的回答既谨慎又大胆：文学并不是又一个拯救我们的乌托邦希望，它的目的和作用并不是言说不可能，但它一直在“回应不可能，通过回应言说”，因为“诗歌的存在就是……通过自身形成回应，并在回应中专注着不可能之中所预备发生的。”<sup>③</sup>而列维纳斯思想的核心问题恰恰是如何在真理关系和认知关系之外面对作为他者的他者，即保留了整全他异性的他者，而且他提出语言是与他者真正相遇、共存的唯一方式。<sup>④</sup>于是布朗肖非常自然地将他的文学本体论与列维纳斯的伦理学思考勾连起来。

### 理解我与他者之间隔的四个角度

布朗肖认为，列维纳斯的伦理学思想蕴含着与他者建立关联的四条进路。<sup>⑤</sup>我们会发现，这四条进路全都以自我与他者的间隔为中心，所以实际上提供了理解间隔的四个不同角度。首先，这一无限的间隔意

<sup>①</sup> Maurice Blanchot, *L'Entretien infini*, 74, 75.

<sup>②</sup> *Ibid.*, 73, 104.

<sup>③</sup> *Ibid.*, 68.

<sup>④</sup>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64, 194-195; John Wild, "Introduction," in *Totality and Infinity*, 13-14.

<sup>⑤</sup> Maurice Blanchot, *L'Entretien infini*, 75.

味着有限的自我在思考着无限，即在思考超越思考的，甚至不能思考的东西。这里的“不能”很重要，它是一种超越思考的极限体验，表明思考走出了思考本身，思考者通过体验自身的“无能”出离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和可能性，走向了不可能，即布朗肖所说的“外部”。

其次，这种超越了思考的思考或者体验，也可以称之为欲望（*Désir*）。但这一大写的欲望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欲望，它并不产生于需求或者匮乏，也不追求满足或与欲望对象的合一。对他者的欲望包含着无限的间隔，所以它反而是冷漠的、寡欲的，即它是一种冷漠的激情。它渴望的只是作为他者的他者，而并不想要取消间隔与他者融合，因为间隔的取消同时意味着自我的取消、一切关系的取消。所以，布朗肖称这是一种不可能的欲望，或者说“这一欲望恰恰是与不可能的关系，是建立了关系的不可能”<sup>①</sup>。

第三，悖论的是，自我与他者无限的间距又是在“面对面”中以极切近的方式呈现出来。布朗肖强调，列维纳斯所说的“面容”（*visage*）并不是一个视觉性的概念，因为面容逃脱主体的凝视和支配，正如欧律狄刻在冥府的黑暗中若隐若现的面容，俄耳甫斯的凝视只会让它消失。他建议把面容理解为一种特别的体验，即当他者与我面对面，他者毫无防备的面容既容易招致我的力量，又绝对反抗着我的力量——因为赤裸的面容将在力量出现的一刻永远消失。换言之，此刻间隔给了我两个选择：我既可以利用间隔，也可以仰望它的无限。即，或者把间隔的无限削减为可度量、可把握的有限，从而把他者置于主体的力量之下，把他当作物处置——最极端的方式是杀死他，但完全赤裸和脆弱的面容也就一去不返，我也因此错过与他者的真正相遇。或者我放弃一切力量，走向“外部”，以自己的“弱”迎接他者的本真面容，他毫无戒备、反抗与力量的面容。<sup>②</sup>

---

<sup>①</sup> Maurice Blanchot, *L'Entretien infini*, 76.

<sup>②</sup> *Ibid.*, 75-78.

第四，语言产生于间隔，它是跨越间隔且保持这一间隔的唯一“途径”。因为有绝对的间隔和差异，才有语言表达和交流的需要。而又因为有语言的存在，这绝对间隔才没有退变为每个个体孤岛般的唯我主义（Solipsism）或者自我中心（egoism）。语言在对他的者的召唤、请求、响应和迎接中，跨越了无限的间隔，抵达到他者，但又在同时再次宣告和确认了这间隔的无法跨越，因为言说总是发现自己唤起了更多的言说，而不是言说的终结。当然更准确地说，真正走向他者的言说，同时也在呼唤和等待来自他者的言说，而所有力图同一他者、令他者失声的独白，因为对间隔的无视，终将扼杀语言本身。

## 结 语

那么文学空间中的间隔和我与他者的间隔，两者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呢？答案所在恰恰是布朗肖与列维纳斯产生严重分歧之处。

对列维纳斯来说，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艺术本身都不具有伦理维度。他在系统探讨艺术本体问题的论文《现实与它的影子》及其他著作的一些段落里，对文学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首先，艺术追求的是现实的影子，而不是现实本身。艺术家逃避了对世界的建构，艺术既不介入世界，还为人们提供了虚假的安慰。第二，艺术是主体自我中心主义的嬉戏、享受，或者说同一的游戏。第三、文字不是面对面的伦理关系。第四，文学语言是晦暗多义的，缺乏面对面时伦理语言的直率、正直和公正（droiture, straightforwardness）。<sup>①</sup>

这些对于文学的指责非常古老，很多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带着这些

---

<sup>①</sup> 参见Emmanuel Levinas, “Reality and Its Shadow,” in *The Levinas Reader*, ed. Séan H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129-143; Jill Robbins, “Aesthetic Totality and Ethical Infinity: Levinas on art,” in *Emmanuel Levinas: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Vol. IV. Beyond Levinas*, eds. Claire Elise Katz & Lara Trout (London: Routledge, 2005), 356-368.

指控，回头再看布朗肖的“间隔诗学”，就会发现他已经通过列维纳斯的间隔思想，很好地回应了这些问题。甚至可以说，布朗肖提出的诗学理论比列维纳斯自己的艺术思考还要更忠实于他者伦理学，而且他还剔除了列维纳斯思想隐现的在场的形而上学，并补充了后者重视不足的语言暴力问题。布朗肖的“文学空间”一直与世界、历史、认识、主体、语言等保持着间距，这既保证了文学的本体地位，又处处隐含着对他者的思考和回应，预留了他者的空间。或许可以这样描述布朗肖所说的间隔，它既切近又遥远，既是“现实的真相”，又是“追求的理想”。它是一种没有联系的联系，没有力量的力量，它是一种绝对的弱，因为弱所以难以抗拒。它是一种悖论，而非对立统一的辩证，因为是悖论所以不可能，因为不可能所以不能持有，因为不能持有，所以令人怀念、憧憬，并在怀念与憧憬中召唤和迎接它的复归。

##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lanchot, Maurice. *La Part du feu*. Paris: Gallimard, 1949.
- \_\_\_\_\_. *L'Espace littéraire*. Paris: Gallimard, 1955.
- \_\_\_\_\_. *L'Entretien infini*. Paris: Gallimard, 1969.
- \_\_\_\_\_. *L'Amitié*. Paris: Gallimard, 1971.
- \_\_\_\_\_. *Le pas au-delà*. Paris: Gallimard, 1973.
- \_\_\_\_\_. *L'Écriture du désastre*. Paris: Gallimard, 1980.
- \_\_\_\_\_.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Translated by Susan Hans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3.
- Bruns, Gerald L. *Maurice Blanchot: The Refusal of Philosophy*.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Critchley, Simon & Robert Bernasconi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evin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Foucault, Michel. "What is an author?"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Translated by Doald F. Bouchard & Sherry Simon, 113-138.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 Geroulanos, Stefanos. *An Atheism That is Not Humanist Emerges in French Though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Hill, Leslie. *Blanchot: Extreme Contemporary*. London: Routledge, 1997.
- \_\_\_\_\_, Brian Nelson & Dimitris Vardoulakis, eds. *After Blanchot: Literature, Criticism, Philosophy*.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5.
- Hoppenot, Éric et Alain Milon (dir.). *Emmanuel Levinas - Maurice Blanchot: penser la différence*. Nanterr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Paris Nanterre, 2008.
- Levinas, Emmanuel. *Totality and Infinity*. Translated by Alphonso Lingi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9.
- \_\_\_\_\_. *Proper Names*. Translated by Michael B. Smith.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6.
- \_\_\_\_\_. "Reality and Its Shadow." In *The Levinas Reader*. Edited by Seán Hand, 129-143.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 Rancière, Jacques. "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 *Substance* 33.1 (2004):10-24.
- Robbins, Jill. "Aesthetic Totality and Ethical Infinity: Levinas on art." In *Emmanuel Levinas: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Vol. IV. Beyond Levinas*. Edited

- by Claire Elise Katz & Lara Trout, 356-368. London: Routledge, 2005.
- Toumayan, Alain. P. *Encountering the Other: The Artwork and the Problem of Difference in Blanchot and Levina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Wyschogrod, Edith. *Emmanuel Levinas: The Problem of Ethical Metaphysic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4.

###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张旭东译，载于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Benjamin, Walter.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ited by Hannah Arendt. Translated by ZHANG Dongxu.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Press, 2008.]
-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孙周兴译，载于《林中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Heidegger, Martin.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In *Holzwege*. Translated by SUN Zhoux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4.]
- 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亡概念》，载于《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Kojève, Alexandre. “L’idée de la Mort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egel.” In *Introduction a la Lecture de Hegel*. Translated by JIANG Zhihui.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 萨特：《萨特文集·文论卷》，施康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Sartre, Jean-Paul. *The Complete Works of Sartre: On Literary Theory*. Translated by SHI Kangqia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Todorov, Tzvetan. *Critique de la critique: un roman d’apprentissage*. Translated by WANG Dongliang and WANG Cheny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Press, 2002.]